

四川航空机长刘传健 还原“中国机长” 背后的真实故事

近日,电影《中国机长》热映,票房已经超过20亿,它背后的真实究竟如何?早在2018年12月11日,记者就采访了机长本人刘传健,听他回顾了事故发生时的惊险瞬间。

刘传健是四川航空的机长,他在2018年5月14日驾驶3U8633航班“史诗级备降”,挽救了128人的生命。3U8633航班着陆后,鲜花和荣誉包围着他。

操控飞机对于刘传健而言,就像运用他的手足一般娴熟。川航“5·14”事件中那34分钟,不过是他曾经成百上千次飞行中的某个片段。



刘传健和张涵予。资料图片

A 飞机急速向地面俯冲

5月14日,03:50。山城重庆沉睡在静寂的宵暗之中。

刘传健今天的任务是重庆飞拉萨。飞往类似拉萨目的地的高原机场,比普通航线要求更高,不是所有飞行员都能胜任。但对于每年在这个航线上飞行超过100次的刘传健来说,不是问题。

和往常一样,刘传健带领机组人员按照飞行手册检查飞机。准备工作完成后,刘传健和第二机长梁鹏、副驾驶徐瑞辰聊天,聊到减肥的时候,刘传健开着玩笑说:“梁鹏的身体还是比较壮。”大家相视一笑。

06:27。3U8633航班起飞。

天色渐亮,能见度良好。从机内往外眺望,能够看见冰雪覆盖的青藏高原,还有云层中的彩虹,甚至传说中的佛光。

06:42。飞机进入成都区域,管制员雷达识别并建立双向通信,确认飞机的飞行高度为9800米。飞机在这个高度进入了青藏高原的山区。

07:08。“嘣!”密闭的驾驶舱内发出一声闷响,“像爆米花一样”。

坐在左驾驶座的刘传健惊愕地发现,右座前风挡玻璃出现裂纹。划手!内层玻璃裂了!

“成都,成都,四川(航空)的8633。”刘传健呼叫。“请讲。”

“风挡裂了,准备下降高度,备降成都。”

“砰!”就在此时,右风挡玻璃爆裂了。碎片立即向机外散开。那一瞬间,刘传健定睛查看机内状况时,徐瑞辰半个身子已挂在舱外。

刘传健试图伸手抓住徐瑞辰,但他

够不着。好在安全带紧紧拉住徐瑞辰,机舱外巨大的拉力已经把他的衣服撕破。

一瞬间,飞机带着一个坡度急速向下俯冲。那些平日里巍然不动的高原就像突然沸腾了起来,快速逼向飞机,犹如刀尖刺进刘传健眼里。

“完了完了,今天是要死在这里了。”刘传健心里喊着。

飞机暴力地抖动着,驾驶舱门爆开,氧气罩掉落。灾难片中的特效镜头现场重现。“我清楚地知道我在经历一场飞行事故,而我对此毫无办法……我像在沸水里的鱼,一点点被死亡侵袭。”事发时有机上的乘客写下这些话。

绝望。绝望立即浸入机上所有人。

刘传健发现自己听力消失了。刘传健在9800米高空,以超过800km/h的

速度向大地冲刺下来。

风挡玻璃爆裂后,驾驶舱内空气稀薄,但风像一把钢鞭伸进来,呼啸着迎面抽打刘传健的每一块肌肉,仿佛要把他的身体撕裂开。

“控制住飞机状态!”刘传健命令自己。身体随之下意识做出行动,他的左手开始握紧驾驶杆。

刘传健无法靠电脑判断飞机的状态。驾驶舱内的仪表盘已经被掀起、翻开,早已不再工作。刘传健感觉到自己的脸部变形,身体绷紧。

稳住。稳住。

奇迹发生了。刘传健感觉飞机有了变化,机头开始上仰。

“我还能操控飞机!”刘传健紧握抖动的操纵杆,飞机停止了下降,重新从深渊里探出头来寻找天空。

B 舱内三分无人说话

飞机恢复了稳定的姿态。

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,800km/h的气流,裹挟着巨大的噪音,而那个需要右手穿过左手去拿的氧气罩一直没有拿到,刘传健知道这个极端恶劣的环境,随时都有可能让他在下一秒失能。

“意志力支撑我超越了极限。”

刘传健明白,现在需要做的是,尽快降低飞行高度,否则,机上的人会被冻僵或者窒息,128个生命将再度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
考验刘传健的是,下降太慢,可能所有人都无法挺过严寒。下降过快,飞

机又无法承受太大的冲击力。

刘传健必须做出正确的判断。

第二机长梁鹏这时冲进了驾驶舱,接续了副驾驶的工作。

“飞出山区!”刘传健和梁鹏同时做出了同样的判断。梁鹏打开电子飞行包,翻出拉萨的失压程序,递给刘传健看,告诉刘传健要下降的高度。

客舱内,乘客们还在尖叫,物品和餐车都飞了起来。乘务长毕楠和她的同事们尽力安抚乘客:“相信我们,我们是经过专业训练的,我们可以安全地把您送到目的地。”毕楠其实并不知道飞机

发生了何种事故。

驾驶舱内,刘传健感到寒冷刺骨,整个身体都在不由自主地抖动。

“保住大家的性命!”刘传健双目注视着前方,充满神圣感。

跑道出现在了眼前,刘传健丝毫没有放松,他要确保每一个动作都不会激怒“危险”这头野兽。

收油门至慢车,柔和一致拉杆,拉平,飞机水平运动,持续减速。

07:42。飞机停稳。

从玻璃爆裂到飞机停稳在02R跑道上,死神站在128人面前,整整34分

钟。

客舱内,瞬间停顿后,掌声爆发出来,经久不息。这掌声,是庆祝,还是庆幸,大家很难分辨。

驾驶舱内则一片沉默,没有人开口说话。

3分钟后,刘传健打破了沉默,他说:“我们成功了,我们还活着。”这是劫后余生的驾驶舱里第一次能够听到的语音。

事后,总有人问刘传健,着陆后他怎么那么平静。

其实,不语的三分钟,就是一生。

C 眼前一度尽是坠落镜头

看似平静的刘传健从3U8633航班下来后,经历了三个阶段。

首先是精神极度亢奋,眼前尽是那些有关坠落、尖锐和死亡的镜头。

亢奋消失后,疲劳感随之而来,人像跌入一个棉花般柔软的世界,十分嗜睡。

过了疲劳期,人又会失眠,即便入睡了,也会在梦中惊醒,大多数人这时往往需要药物助眠。

刘传健和他的机组同事们接受

了治疗。心理医生告诉刘传健,心理恢复比身体恢复要慢,最重要的是转换注意力,要少谈“5·14”这个事。

怎么能够不谈呢?

大众的关切,媒体的追问,接踵而来的荣誉,“5·14”注定是刘传健终生难忘的日子。他没有逃避和抗拒,他相信从事飞行这个职业那么多年了,这不会过度影响他的心态。

谁都没有料到,就在2018年8月,他还通过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

的面试,正式被录取为航空管理项目研究生。

刘传健迅速恢复了状态,比医生预测的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整整压缩了2倍。就像他希望的那样,11月16日,复飞成功。

为复飞而准备的6个月,他所付出的努力和过去27年他为了飞行所付出的努力一样。

27年前,刘传健应召入伍做飞行员。教员告诉刘传健,飞行是勇敢者

的事业,苍穹没有避风港。飞行员必须充分认识飞机,做到人机合一,才能取得胜利。刘传健总是一遍又一遍重复一个简单动作,不放过飞机在不同状态下表现的每个细节。

对于大众和媒体的赞誉,刘传健始终认为“没有那么多史诗级的故事,所有的好运,只是在平凡岗位上点点滴滴形成的”。对点滴重复的强调,带来的是“5·14”潜能超常的本色发挥。

文据《南风窗》